

# 北京售楼小姐的下午茶

刘绍雄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                          |
|-------|--------------------------|
| ISBN  | 7-5008-3074-2 : CNY20.00 |
| 题名与责任 | 北京售楼小姐的下午茶 [专著] / 刘绍雄著   |
| 出版项   |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
| 载体形态项 | 311 页                    |
| 语言    | chi                      |
| 主题    | 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
|       | 长篇小说                     |
| 中图分类号 | I247.57                  |
| 著者    | 刘绍雄 (文学) 著               |

## 目录

### 第一章 大义安姐

这便是童年给我的馈赠——幼稚的恋情，朦胧的爱，这感受是很像一首水灵灵的小诗，在生命的溪流中律动……

人们把一颗颗对我充满期冀和鼓励的滚烫的心捧出来，温暖着缺少亲情慰藉的我。

### 第二章 应聘售楼

表格里提的是刁钻古怪的问题，诸如：“你跟你的男朋友有过性关系吗？”、“你看过三级片吗？懂得对待男主顾应该像怀春的女人那样温情脉脉吗？”等等。

### 第三章 楼盘秀场

“你说，她还是不是处女？”

“我哪里知道？我又不是亨特神探。”

“我看怕是早就破了吧，如今处女可是稀有动物了，哈哈！”

### 第四章 踩盘大战

床上坐着一位头发染得红红的、穿透明内衣的性感俏小姐，双手

斜撑在床沿，光脚翘着二郎

腿，一位男孩理着美国朋克式的怪异头发，站在她身边做着跟她调情、惊喜的表情姿态。

## 第五章 楼模小姐

当我穿着“艳、漏、透、瘦”的粉色前后高开衩旗袍、风姿绰约、婀娜迷人、亭亭玉立地出

现在展厅的大型沙盘旁边时，立即引来了参展观众的一片赞叹声。

## 第六章 售给老总

她停了停，将嘴凑了过来，神秘地说，“徐总功夫真好呢！”

“我听得一头雾水：“功夫，什么功夫呀？”

“傻妹，你以为是中国功夫么？当然指的是床上功夫呗！”韩琦一点也不害羞地继续说。

## 第七章 被他消费

喝着喝着，韩琦发现自己全身发热，血液在体内像沸腾了似地，所有的毛孔在扩张，那种原

始的欲望使她特别需要男人的抚慰。此刻她已顾不得女孩的羞涩，光裸的胸脯上只剩下一只乳白色的乳罩了。

## 第八章 黑色情人

“我想，我的发展不是在售楼业务上，我追求的是学习更多的知识，想考研，也想读 MBA，还想考托福，去美国留学……想法五法八门，但是现实不可能让我的理想全部实现。”我说。

## 第九章 倒韩行动

她们在大款与大款之间游刃有余地来回穿梭，鼓动三寸如簧香舌：“大哥，帮帮我”；或者装作生气撒娇，激起大款们怜香惜玉的儿女长情。当然也有个别小姐为了把楼盘销出去，女孩们向大款摆起了充满魅力和诱惑的青春“红门艳”……

## 第十章 遭遇劫持

温水柔柔地包裹着她，浸润着她的肌肤，亦同时浸润着她的心情。她明显感觉到体内的欲望在涨潮、在膨胀。它们像夏天傍晚草地上的小咬，轻轻地抓搔使得她全身发痒，使她此时恨不得被男人抚摸、拥吻、甚至进入……

## 第十一章 各奔东西

我不知道爱情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使得情侣们的跋涉变得

格外艰难。导致我们阴差阳

错、差点反目为仇，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隔阂和

猜忌实在是很脆弱的，爱情的

力量足以将它摧毁。

尾声

我将头靠在方志明的肩头上，感觉脚下不是在旋转着舞步，而是

在被他带到半天云中，在吉

祥的彩云下面尽情地比翼飞翔，飞向遥远的幸福天国，飞向温馨

美丽的伊甸园……

# 北京售楼小姐的下午茶

## 第一章 大义安姐

当晓风挥扬着粉红色的晨曦，擦亮胭脂胡同东头昏沉沉的天空时，寂寞的巷子里响起了早行

人孤独而匆忙的脚步声——这是我的一双脚敲打出来的足音，声音经过巷子两边的山墙共鸣，

带着空旷的回音，让人听起来，是那样虚幻、陌生、凌乱，那样使我惊惶，像是一个逃难者急

匆匆地掠过巷道，向着巷口疾奔而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我脚下发出来的。

我最后打望一眼蹲伏在胡同西头深处我家的四合院门，望一眼院门外那记录着过去荣华的拴

马桩和上马石，望一眼两边的四合院墙，它们像一位位巨人，手执一面面沉重而破烂不堪的盾

牌紧逼对方，被岁月凝固成永恒对峙的历史僵局，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觉得眼前

这些渗透了我童年和少女梦幻、延伸着我的憧憬的院墙，此时却

仿佛正在无声地向我慢慢地靠

扰，可怕地挤压过来，它们欲把我封杀在这条胡同、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我猛然感觉到大难临头，心想只有赶在巷墙完全重叠在一起之前离开这里，才能免于一死！

所以，我惊慌地一路小跑着，在心里不断地催促自己，快点走出这条胡同，快点逃离这个生

我养我十八春、浸透了我的呼吸和气息的桑梓之地，我的生命、前途和理想才有救。

读者不禁要问，我这是为什么呢？为何我要这样慌慌张张地逃离家园呢？

是因为我发生了刻骨铭心的早恋而跟男友一起私奔吗？

不是。

是我做错了其他什么事情，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吗？

不是。

我把出走的原因告诉读者，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仅仅因为我考上了

大学，父亲就把我逼出了家门。

天下有这样狠心的父亲吗？而且这事发生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真使人不可思议。

但不信也得信，事实确实如此。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当做完最后一门课的试题答案后，我脸上绽开了会心的微笑。我感觉考得非常好，看来，考取一所重点大学本科是十拿九稳的。

考试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八月十四日，一张来自首都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所在的百顺胡同居委会。

傍晚，我从居委会主任手上拿到烫金的首大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一见到父亲就向他报喜：“爸，我考上了首都大学中文系了！”

父亲像是没听见似地依然弓着腰，低着头修补他的鞋子。良久，他放下钉鞋钉的锤子，边抽着烟，边对正在做饭的我开了腔：

“霞妹子，你不必再同我讲你考起哪里的学校，反正我已经不再打算让你读书了！”

“哎呀！”正在切菜的我一听父亲这样说，惊得走了神，一刀切在左手食指上，血渗出来滴在砧板上，染红了一大片。我心里也在滴血啊！

父亲的话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他语出有因。

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以前他拼命地督促我发狠念书，巴望女儿学习优秀，将来考所好大学好

找个好工作。而到了这两年，父亲眼见着大学生不吃香了，大学

毕业不包分配，一样地自己去找工作，苦苦地花大把血汗钱供养儿女读书而得不到实惠，父亲传统的读书发家思想开始从根本动摇。

父亲不让我读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满脑子封建传统思想，嫌我不是传承夏家香火的人。

一个女孩子早晚是要嫁出去的，他已含辛茹苦地送我读了高中，算是对得起我了，何必再花几

万块钱送我上大学呢？再说，女孩子读那么多的书干什么呢？何况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送我读书啊，仅有的几千块钱，是留给弟弟夏飞念书的。

“你也知道，”父亲用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说：“弟弟今年考重点高中没有考上

，可他非重点不读，而买个议价重点高中，要花上万块钱。我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去年下岗以

来，每月领的生活费还不够一家三口吃饭。不是我没日没夜地在外面摆了个鞋摊，连送你读完

高中也困难，哪里还有钱送你上大学呢？”

“爸，求求你别说了，我宁肯少吃少穿点，也要读下去！”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不行！明天你就跟何大哥一起去上海浦东开手机店，你帮他看店，包吃住，一月有八百块

钱。何哥帮你把明天下午五点的火车票都已买好了……”

父亲暴躁地下令道，他已替我安排我今后的生活道路，叫我到外地打工，赚钱送弟弟读书。

何大哥是我家邻居何伯的二儿子何竹平。何竹平有个在上海工作的叔叔，出资帮何竹平在浦

东开了家手机店。店里需要收银员，何伯找到父亲，说：

“夏霞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让老二带到浦东去帮忙收银。这丫头办事，我们一百个放心。

”

父亲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何伯，而且说只管带了我去浦东就是，即使考上大学也不打算送我读了。

“爸，国家不是发行教育贷款吗？我们可以申请贷款，帐记在我头上吧，由我大学毕业后还清。”我劝说道。

“贷款？听说把手续办下来起码得半年功夫。我才不去劳这个神呢！”父亲把头摇得似拨浪鼓，拒绝道。

天啊！原来自己的命运早已操在父亲手中，任他摆布。爸啊，你的心怎么变得这样冰冷？小

时候那样认真地教我苦读，如今却把我一脚踢出校门，赶进打工的队伍，是眼红人家买楼买车

了吗？是嫌弃我是女儿身吗？

我怔怔地站在父亲的面前，任有刀伤的食指在流血，任痛苦的眼泪溢出我的双眶，模糊我的视线……

我气得连晚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前想后。我知道父亲的牛脾气，已决定了的事任凭你再三恳求也是徒劳的。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决不送我上大学。

我好想进大学读书啊，怎么也不甘心从此与校园告别，与老师和同学们分手，在我玫瑰色的憧憬里，读大学，做作家，写出震撼人心的长篇巨著，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理想啊。然而，贫困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使父亲目光短浅，鄙视文化，只看到目前的困难，不措扼杀我的理想，让我放弃上首大，做出牺牲，去外地打工，为的是叫我赚钱供养弟弟读书。

我恨父亲如此狠心，同时，也十分同情肩负全家生活重担、辛劳一生的父亲。说句实在话，父亲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十八年前的八月十五日，我大喊大叫着来到这个胡同里，第一次接触到胡同里那种混浊、陈旧而暧昧的空气，就开始不断地流泪。从此，我的生命河流与这

条历史上有过太多撩人的香艳

和粘腻脂粉的古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它沉淀了许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风流故事的巷子里

静静地流淌。但流淌着的已不再是放浪逍遥，而是生活的无比沉重。

我出生在胭脂胡同，背负着胡同的屈辱历史，更觉得它在生活起居上有诸多不便。胭脂胡同

像所有的北京胡同那样，是那种四合院小平房，又黑又潮，冬天取暖仍旧是蜂窝煤炉子，最让

人别扭和难以忍受的是不管刮风下雨，要方便只能上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老北京人都知道，胭脂胡同就是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

胭脂胡同，过去叫胭脂巷，北连百顺胡同、南通珠市口西大街。

在民国以前，胭脂胡同的一

等妓院有十多家，其中蔚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几乎占了半条胡同。据考证，明

朝时，这个大院叫苏家大院，有名的妓女苏三（玉堂春）曾在此居住。著名的京剧《苏三起解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在，它就是百顺胡同居委会所在地。

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

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

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

；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體。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

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

、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

“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

“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八大胡同”的档次也不尽相同，百顺胡同、陕西巷、胭脂胡同、韩家潭多为一等。一等妓

院，也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以饮茶、谈棋说戏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出

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为有权势的人，当然也有文人墨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红粉飘香的烟花柳巷早已成为历史遗迹，斑斑点点的角落却仍在

不经意地泄露它的秘密。在这个晴朗的盛夏的清晨，阳光穿过那

几百年仍挥之不去的烟尘，照亮了这些老房子。老屋不语，参透了道不尽的，是纷繁的红尘，是满目的沧桑。

而胡同巷口那棵伴随我一起长大的榆树啊，目睹了我家太多的辛酸和苦难。胡同给了我的是

一串串贫穷与愚昧的灰色记忆。

这事得从弟弟夏冈出生的那一天说起。

因为，我弟从娘肚子里来到人间的那一天，也就是我的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的黑色日子。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那个遥远的黎明，一声尖亮的婴啼嘹亮了寂静而昏暗的胡同。

盼子盼得双眼欲穿的父亲面对弟弟粉红色的小生命，喜得不知所措。他高兴得几乎要向全世

界郑重宣布：咱们夏家终于有了儿子啦！夏家有了接香火的人啦！其实弟弟是个不准出生的人。母亲早在生下我的当天就发生危险的产后大出血，幸亏邻居帮

忙，用架子车把血流成溪的母亲抢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才保住了她这条命。

母亲出院那天，大夫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父亲叮嘱道，母亲患有先天性贫血和子宫颈口过窄

的生理疾病，生孩子势必造成子宫撕裂而出现创口大出血现象，

因此，母亲绝对不能生二胎

，否则发生产后大出血，即使抢救快，也不能保证生命安全。

父亲当时答应了医生不再让母亲怀孕生孩子，母亲生下我之后，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孕。其

时计划生育早已作为基本国策抓得很紧了，我家如果再生二胎的话，作为双职工的父母就都会被工厂除名，并罚款。

然而，再严厉的惩罚手段，也阻止不了父亲要个带把儿“接香火”的决心。从我呱呱坠地始

，父亲就开始跟母亲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生子之战。

父亲对母亲说：“毛妹子（这是父亲对母亲说话时用的昵称，母亲姓毛），你是知道的，我

们夏家只有两兄弟，我是老二，老大六岁时就过继到曾家，做了曾家的香火，等于夏家只有我

这么一个后人，算是单传。如果我膝下无子，夏家岂不是断后？我父亲去世时跟我说了的，一

定想方设法生个儿子继承夏家的衣钵。虽然，夏家世代赤贫，我父亲在旧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穷

锅炉工，我和你也都是穷工人，家里也没啥继承的。但是，再穷，夏家这支龙脉却不能断了，

如果从我这里断了夏家的龙脉，我何好向祖宗交代啊！”

母亲起初是断然拒绝，到后来，被父亲缠得紧，又听他这么一说，也就答应等几年身体情况

好些再生个儿子。

在母亲没有生下儿子之前，父亲对我还是很看重的，不说百般宠爱我这个乖顺的千金，也算

是尽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一片责任和情意。

在我三岁时，母亲怀上了弟弟，第二年三月，临盆生产。十一日生下弟弟夏冈后，医生的红

色警告应验了，父亲的冒险抉择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潜伏四年的死神终于逮住了可怜的母亲

！

母亲生产是喊胡同里那个绰号“魏大婆子”接的生。魏大婆子是胭脂胡同里的职业接生婆，

接生应该说挺有一套的。但是那天，魏大婆子面对母亲生下儿子夏冈后、下身像喷泉般的大出

血慌了手脚。她骇得一脸惨白，扔下剪子，从产房里跑了出来，对父亲结结巴巴地命令道：

“快！快备架子车，送毛妹子上医院！”

正陶醉在得子大喜之中的父亲一听，顾不得产房禁忌，冲了进去，一把抱起已昏迷不醒、全

身正在凉下去的母亲，就跌跌撞撞往胡同里闯。邻居闻声推来了架子车，七手八脚地将母亲抬

上车。母亲的下肢被塞高，头部放低，街坊们推着架子车开始一路小跑地穿走胡同。可怜车轮